

文艺作品阅读辅导丛书

(1)

论“子夜”

王西彦著

新文艺出版社

文艺作品閱讀輔導叢書(1)

論 “子夜”

王西彥 著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茅盾的代表作品“子夜”，是一部在現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长篇小说。这篇論文，論述和分析了“子夜”的历史背景、艺术形象——特别是人物描写上的成就和缺陷，对于閱讀和研究“子夜”，当有所助益。

論 “子 夜”

王 西 彦 著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1号

上海华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書 号 1627

开本 787×1092 耗 1/36 印张 1 2/9 字数 25,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 定价(7) 0.13元

翻开中国从鴉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几乎在每一个篇章里，都涂染着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斗争的斑斑血泪。可以说，整部中国的近代史，也就是中国人民斗争的血泪史。面对着这些瑰玮而壮丽的革命史实，我们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就不免给人一种不满足的感觉。我们的历史给文学提供了太多的题材，我们的文学却实在反映得太少。作家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家，有责任去描绘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面貌，同时也用来丰富我们的文学。自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学在这一方面就是一片荒蕪。即以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情形而论，我们的作家也就有尽了很好的历史家的任务的，例如茅盾和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子夜”。

被描写在“子夜”里的，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由于当时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大革命遭到失败，结束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使革命运动来到一个低潮期。在这时期，反动派即使获得了暂时的统治权，但也并不是完全统一和巩固的。在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者蒋介石的统治下，

表面上虽然有着一个“中央政府”，实际上，由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互相矛盾和策动，各派軍閥連年繼續着爭权夺利的混战。在这場混战里，因为挟持着一块“中央政府”的招牌，得到了帝国主义比較多的援助和江浙財閥的支持，蒋介石成为一个胜利的“英雄”。正因为这样，因为是依靠帝国主义和財閥的势力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統治权的，所以，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政府，就不能不一方面无耻地出卖民族利益，来献媚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殘酷地压迫人民群众，把原来已經陷在水深火热中的工农劳动者，投进更悲慘的灾难里。工人們在北伐时期用自己的力量爭取到的基本权利（如增加工資和减少工作時間），現在被剥夺了，上海地区各工厂的工作時間还原并且增加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資却减少了；同时，在武力鎮压和监督下，工人不仅不能反抗，連自己的工会組織也被查封，領袖和活動分子也受到了杀害，民主权利完全丧失。农民們在北伐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如农会），大都被豪紳地主所摧毁，不仅原来减租减息的法令被全部取消，反而受到地主們加租加息、甚至倒算的殘酷报复；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稅也愈来愈重，愈来愈多，使飢寒交迫的农民，失掉了最后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不用說，即使遭受到这样严重的压迫和屠杀，工农大众并没有屈服。中国共产党克服和糾正了内部的錯誤，領導工农大众坚持着革命。在城市里，工人运动虽然暂时轉入低潮，但斗争从来没有停止。在广大的农村里，农民的暴动，不仅次数增多

了，地区也扩大了，还开始采取了武装割据的形式。

跟上述中国国内所发生的情形同时，在一九二九年末，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爆发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性质是很严重的，它使得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急剧下降，经济状况变得很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重要市场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哪里能够不受到这股浪潮的影响呢？中国脆弱的民族资本家，遭遇到世界经济恐慌的波濤的冲击和外資的压迫，就面临着一个悲惨的复灭的命运。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既然无力抵抗，为了挽救自己，民族资本家就嫁祸给工人，加紧对工人的压榨。这样，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发展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的矛盾，因为，资本家的压榨，不可避免地要招引起工人的反抗。当时，上海各工厂的工人运动，由暂时的低潮转向高潮，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情形简直就象一座快要爆发的火山。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自然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脱离革命，投降了反革命势力（买办豪绅阶级）；但是，这种投降，并没有换取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出路。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经济的日益殖民地化，是外貨的倾销和外資的侵入；另一方面，是内战的扩大和持续，是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和横征暴敛，是交通的阻隔和銷售的减跌——在这样困难万状的处境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如

果不能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重新参加革命阵营，自然只有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和封建势力妥协。非此即彼，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这就是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定的悲剧！

长篇小说“子夜”，就是描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一幕历史悲剧的图画。作者曾经说明自己的企图道：

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方面：

（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便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不用说，要写出上面所说的三方面，需要一个异常宏大的结构；可是，作者并没有完全这样做，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照原来的计划太大，感到自己的能力不够”，因此“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而不写农村了”——经过计划的改变所写下来的，就是现在我们读到的“子夜”。

出現在“子夜”所描繪的這幕歷史悲劇中的主角，是一個民族資本家吳荪甫。這吳荪甫不是那種平平凡凡的、胆小保守的人，而是一個有魄力、有膽量的野心家。他對企業抱有遠大的“理想”，在企業的管理和經營上又具有豐富的知識。他原在上海開設一個裕華絲廠，在家乡十萬人口的双橋鎮上經營電廠、當舖、錢莊、油坊、米廠、布店等等，打算在那里建築一個“双橋王國”。他还在上海的公債市場上做投機生意。他還要結合同志組織一個大規模的調劑企業界的金融機關，專門經營幾種企業。他抓到一家情願跟他們合作的“益中信托公司”，收買了別人的八個小廠，还想再接辦別人的一个綢廠和一个絲廠。不待說，“這一切，都是經過了艱苦的斗争方始取得，亦必須以同样艱苦的斗争方能維持与扩大。”不过，他是有經驗的，他曾經經歷過很多風浪了，他完全相信自己的魄力和手腕可以克服一切困難。即使他剛接辦“益中信托公司”時，也正陷进了三條戰綫的困境里。什么是他的三條戰綫呢？第一條是家乡双橋鎮的農民暴動，第二條是裕華絲廠里工人因反對他減削工資的打算所發生的怠工甚至罷工的現象，第三條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條，是他在公債市場上的斗争。这三條戰綫，可以說是吳荪甫的命運的連鎖——他的第一條戰綫自然是和第二、三條戰綫不可分的，因為他對家乡的農民伸出了那么多的吸，

血管，作为一个工业資本家，在他的养料里，也有一部分是农民的血汗；而在第二条战綫上，他依靠工厂里的总管（屠維岳）的力量，曾經获得了暫时的“胜利”，只是到了他在第三条战綫上惨敗后，才不得不对他的总管发出“全厂停工”的命令；同时，他之所以能够在第三条战綫上跟“公債市場上的魔王”买办金融資本家赵伯韬“斗法”，不待說是因为工人、农民的血汗把他喂养壮大的緣故。作者把这三条战綫交錯一起，給主角吳荪甫布置成一个广闊的舞台，使他表演了一幕够得上是悲壯的戏剧。

在作者笔下，吳荪甫是一个形象比較丰满、性格也比較鮮明的人物。作为他的性格特征的，首先是他对待农民和工人的极端凶狠而殘酷。吳荪甫热心于发展故乡，在双桥鎮举办起那么多的事业，目的自然是为了吸尽家乡农民的血；当农民起来反抗时，他就担心当地“兵力单薄”，打电报請省政府火速調动保安队去鎮压；而当农民占领了双桥鎮时，他的忿怒便成为不可遏制的了：“我恨极了，那班混帳东西！他們干什么的？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們都是不开杀戒的么？”这里，他責罵的虽是那些不中用的“省防軍”和“保卫团”，痛恨的却是那些暴动的农民，他的杀机分明是对着农民的。不过，他毕竟是一个工业資本家，他并没有跟农民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对农民的反抗，他仅能表示徒然的忿怒。只有到了工人面前，他性格中凶狠殘酷的那一面，才得到了更为直接的表现。当最初工人知道他要减削工

資而且現出“有点怠工的样子”时,这位工厂主的“臉色突然变了”,“臉上的紫疱一个一个都冒出热气来”,随后,“他猛的跳起来,象发疯的老虎似的咆哮着”：“她們先怠工么？混帳东西！給她們顏色看！”不用說,他就开始給那些“穷得只剩一張要飯吃的嘴”的女工們“顏色”看了——那就是上面所說的他在第二条战綫上的斗争。他嫌工厂里原来的帳房不中用,改派了另一个更能干的总管屠維岳,通过这一个“忠实而能干的部下”,对女工們施展各种各样的欺騙和鎮压。可是,团結而勇敢的工人阶级,并不是輕易就能被鎮压下去的,于是,資本家吳蓀甫就不能不亲自出馬了。他坐着汽車到工厂里去,以为女工們会在他这工厂主的威风前面却步;誰知道情形剛好相反,他竟遭遇到了她們的包圍。这时,坐在汽車里面的吳蓀甫,“鉄青着臉,一叠声地喝道”：“開車！开足了馬力冲！”在吳蓀甫眼睛里,女工們只是随时可以屠杀的奴隶,自己就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奴隶主,他当然有讓汽車的輪子从女工們身上輾将过去的“胆力”和“勇气”！

跟这种对农民和工人群众的凶狠殘酷相統一的,是他在发展企业和公債买卖上的大胆和貪婪。他的实力是頗为雄厚的,但他的野心更超过了他的实力。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他对那些实力不如自己的小厂主完全沒有慈悲。他在他們面前,始終摆出一付“正要攫食的獅子”似的姿勢,准备随时吃掉他們。他的行动,根据着一套很堂皇的邏輯。在他和合作者所草拟的那个大規模的金融机关的“草案”上,

列有“几种已成立企业的救济”一項，他說明道：“他們（指那些需要救济的小厂主）的企业到底是中国人的工业，現在他們維持不下，难免要弄到关門大吉，那也是中国工业的损失，如果他們竟盘給外国人，那么外国工业在中国的势力便增加一分，对于中国工业更不利了。所以为中国工业前途計，我們还是要‘救济’他們；”事实上，他的目的却为了要吃掉他們。例如，对那个发生困难的小絲厂老板朱吟秋，他就不肯做“慈善家”，一方面拒絕朱吟秋参加自己的金融机关，另一方面就决心把对方攪到自己手里来。他这种計謀，連自己的妻子也說他“真毒”。在这上面，吳蓀甫的确是狠心而又精明的。他在家乡双桥鎮的各种事业，他所掌握的“益中信托公司”的巨大計劃，他对那八个已經攪到手里的小工厂的期望，都是狠心而又精明的表現；也正因为这样，因为他这种无止境的野心，他才会那么輕易地投身到赵伯韜的圈套里去，陷进那条可怕的公債市場的战綫上去，情形好象一只撞向烛火的飞蛾。对吳蓀甫这样一个工业資本家來說，他在公債市場上的战斗，的确是惊心动魄的。当赵伯韜从最初的合作者一变而为优势的敌人时，吳蓀甫就估量到自己失敗的可能性；不过，他是一个不肯認輸的“鉄鑄的人儿”，他的性格不允許他中途退却，面对着赵伯韜这样的勁敌，他依然千方百計地进行着战斗，最后竟至不惜孤注一擲，把自己全部的产业連同住宅都作了賭注，走上了完全破产的道路。可是，当他在公債投机上得到了慘敗的結果，对自己的

工厂发出“全厂停工”命令，决定去牯岭“避暑”，有人警告他“这几天听说红军打吉安，长沙被围，南昌、九江都很吃紧”时，他还是“异样地狂笑着”回答道：“哈哈，这不要紧！我正想去看看那红军是怎样的三头六臂了不起！光景也不过是匪！一向是大家不注意，纵容了出来的！”这个吴荪甫，却还有他的“倔强”！

然而，吴荪甫这种“倔强”的表现，也正好透露出他性格中的另一面——精神力量的虚弱。他性格中这种虚弱的成分，跟他的刚愎自用相矛盾而又相统一。他最后对红军那种仿佛是蔑视的口吻，除了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反动本质，他对工农革命群众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同时不也就说明了他的绝望和自暴自弃吗？作者写他“异样地狂笑着”，就是指出他当时那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其实，当吴荪甫最初听到家乡“农民不稳”和工厂里发生“怠工的样子”时，他就“立刻变了颜色”，“僵在那里不动，也不说话”了，就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对自己的力量缺乏足够的信心。此后，每一次得到工农群众的反抗斗争的消息，他总是表现出一种紧张恐慌的神情。尤其是当他的汽车受到女工们的包围时，虽然她们都是手无寸铁的，她们的武器只是一些碎石子和泥块，而他却有着带枪的保镖，汽车又是装有钢板和新式防弹玻璃的，还可以命令司机“开足了马力冲”，但他坐在“保险”汽车里，“卜卜地心跳”，结果只好从后门逃跑掉；直到回到自己的公馆里，至亲好友们向他慰问时，“他那颗心兀自摇

晃不定，他的臉色也就有時鐵青，有時紅，有時白，”一聽到別人談起工人總罷工的事情，他就“變了臉色”，“被圍在廠門口那時的恐怖景象立即又在他眼前出現”。吳蔭甫這種精神力量的虛弱狀態，也表現在他對企業經營的動搖心理上。他自然不是一個完全沒有站在民族工業立場上的義憤的人，可是，一遭遇到了困難，感覺到了“腳底下全是地雷，隨時會爆炸起來”時，陰暗悔恨的情緒就抬頭了，甚至發出“開什麼廠！真是淘氣！當初為什麼不辦銀行”的怨聲。而且，他不是反對那些擁有大資本的人去專做地皮、金子、公債嗎？事實上，到頭來他自己也鑽進了公債市場，做起自己曾經反對過的事情，最後就毀滅在那上面。同時，在對趙伯韜的關係上，他的心情也是很可憐的：他的貪婪和野心把他牽引到跟趙伯韜敵對的地位上，但一開始就透露出自己在這場戰鬥上的信心不足。我們讀者當然不會忘記，當他從大學教授李玉亭嘴里聽到趙伯韜進行一個以他為對象之一的大計劃——就是金融資本打算在工業方面發展勢力的大計劃，加上“背後有美國金融資本撐腰”時，他就“臉色轉白”了，“發現自己也有被吞併的危險”，因之“心情是愈來愈暗淡了”。最能表達這種虛弱心理的，還是後來吳蔭甫和趙伯韜在夜總會酒吧間里密談的那一幕。這時，他們兩人“斗法”的勝敗已經很明顯了，趙伯韜就在吳蔭甫面前擺出一付勝利者的姿勢，向他介紹自己的銀團托辣斯放款給“益中信托公司”——也就是說，要吃掉他的公司。在對方這種“爽快”

的提議下，吳蓀甫的心也就“立刻抖起来了”，“仿佛听见自己心里梆的一响，似乎他的心拉碎了，再也振作不起来”，完全失去了抵抗力和自信力。

作者刻划吳蓀甫的性格特征，并不是完全限制在企业经营和公債投机的范围里，同时也接触到了他的亲属关系、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等方面。因为埋头在自己的“事业”里，吳蓀甫和妻子林佩瑤的夫妇关系，保持着一种不很正常的同床异梦的状态。他几乎完全不了解她——既不了解她的空虚和寂寞，也不了解她的渴望和追求。直到他的“事业”濒临失败的时候，在一个满天星斗的晚上，他注意到坐在花园池边藤椅上的妻子仰脸迷惶地望着天空的星，觉得她近来变清瘦了，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不断地咬噬她的心”；但吳蓀甫从来没有留意过发生在妻子身上的变化，有时即使觉察到了，也不去認真理会，马上就忘記。这天晚上的情形也没有什么不同，他的思想很快地就旋轉到自己的“事业”上去了。不仅妻子，还有那刚从家乡来上海的四妹蕙芳和七弟阿萱——他和他們的关系也是不够正常的。在老父亲的“太上感应篇”的教育下长大起来的四小姐蕙芳，来到上海后，精神上感到很大的矛盾和痛苦：她渴望着爱情和快乐，却遭到了那又可怕又可恨的哥哥的阻撓，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禁錮和被遺忘的人，什么也不自由，最后終至“逃出”去了，住到女青年会宿舍里，不肯再回到哥哥的牢籠里来。七少爷阿萱年紀比較輕，貪玩，見到哥哥就象老鼠見到猫：有一次，

他手里托着一只当作宝贝的什么“鏢”，正作势要放出去，給吳蓀甫碰上了，立刻把他罵了一頓，命令他把“鏢”丟到池子里去；可是，不久之后，吳蓀甫却在他手里看到一把戏台上用的宝劍——上次那只“鏢”的扩大，原来他已經“公然举起叛逆的旗帜了，不許他玩什么鏢，他倒去弄更加惹眼的长家伙”了。这情景，使得吳蓀甫意識到，即使在家庭里，他的权威也已經“露着敗象，成了总崩潰”。最使这位剛愎自用的企业家感觉到众叛亲离的悲痛的，自然还是自己的姊夫和最初的合作者杜竹斋的行徑——为了个人的利益，杜竹斋先是中途拆股退出“益中公司”，后来更趁吳蓀甫和赵伯韬在公債市場上作生死搏斗时，帮助赵伯韬給了自己的妻舅和原来的合作者以致命的一击。作者相当細致地描繪了上述的种种情景，既揭露了資產階級亲属关系和家庭生活的虛伪丑恶，也加强了吳蓀甫的地位和性格的悲剧性。

在吳蓀甫身上，作者还发掘出他那看来是剛强而冷漠的性格的另一面——对感官享受和新奇刺激的追求。在自己妻子面前，他的确是显得很冷漠的；平时，他也“向来不是見美色而顛倒的人”。可是，正当他跟赵伯韬緊張地“斗法”的时候，为了从敌人那里取得消息，他去收买女偵探刘玉英，一个深知女人“生財之道”的年輕寡婦；在跟她密談了一次后，他却連在睡夢中也忘記不掉她妖媚的笑容、俏語和眼波了。而且，就在那天給女工們包圍受了惊吓后，回到公館里，当从工厂和“益中公司”方面所碰到的不如意轉化为一

种想破坏什么东西的野蛮冲动时，这位资本家竟奸污了女仆王媽。同样是因为在企业經營上的不如意，吳蓀甫发起过一次黄浦江上的夜游，跟几个也是失意的熟朋友，給一位二十四岁的交际花祝寿，尽情地作乐了一番；上岸以后，还到交际花那里去胡鬧了一通，又訪問了著名的秘密艳窟九十四号，又到夜总会里去推牌九，押宝。……

总之，瘋狂地剝削和极端地仇視工农群众而又害怕工农群众，处处表现出倔强好胜而又透露出精神力量的虚弱，再加上亲属关系的虛伪和家庭生活的冷漠，以及在失意时对感官享受和新奇刺激的追求——这一切，看来是如此的矛盾而又統一、对于一个象吳蓀甫那样的反动的民族资本家說，的确有着很大的典型意义。吳蓀甫这种既矛盾而又統一的性格特征，还可以联系到他在“事业”上的全部遭遇：跟帝国主义有深刻的矛盾而最后却不得不投降帝国主义，口头上反对有大資本的人专做投机买卖而自己也終至钻进了公債市場，希望有个象样的政府来保护民族工业而又勾結別人販卖軍火，甚至为了公債投机盼望軍閥混战的繼續——这一切，在吳蓀甫的“事业”上也是既矛盾而又統一。在作者的描写里，这种种属于吳蓀甫所处的社会阶级地位的共性，是通过他那特有的性格来表现的。这样，这位悲剧中的主角就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显得真实而丰满。作者对吳蓀甫的心理状态——在每一条战綫上的成功和失敗、希望和絕望、振作和懷喪的交錯变化，作了很好的分析和描

写。尤其是最后一章，刻繪吳蓀甫在胜敗的悬崖絕壁上的心理剧变，虽然有些过于急遽了，却仍能有力地激动讀者。可以說，在吳蓀甫身上，作者出色的描繪，能够使我們讀者感受到相当巨大的艺术力量。

跟吳蓀甫相比較，那个站在他敌对地位的买办金融資本家赵伯韬的形象，就要逊色一些。这自然是后者在作品中的地位不如前者重要，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所采用的，往往只是一种側面的写法的緣故。作为吳蓀甫的敌人，这个赵伯韬是很有力量的。他要学美国的样，由金融資本家来支配工业資本家，利用美国的經驗和金錢，来扼死中国工业的发展。这样，他就把中国的工业資本家吳蓀甫看成自己的猎物，用一个美国买办的身份来控制吳蓀甫的工业資本。他的信条是：“中国人办工业沒有外国人帮助都是虎头蛇尾！”他的决心是：“一直逼到吳老三（蓀甫）坍台！益中公司倒閉！”果然，他很容易地就使得吳蓀甫落进他的圈套，把吳蓀甫从公債市場上打败了。不过，这样一个美国資本家的买办和掮客，在作品里出場的次数并不太多。他在金融界的巨大力量，他在公債市場上的“魔王”的作用，在很多場合，都是从吳蓀甫所遭受的困难上反衬出来的。当他正面出場时，我們讀者就看到了他这人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的傲慢自大和奸詐狡猾；另一方面就是他的荒淫无耻和精神墮落。赵伯韬是傲慢自大的。“我这个人办事就是喜欢办的爽快！”“有什么話就說什么話，我是沒有秘密的。”“我